

詩
詞
曲
詞
語
雜
釋

林昭德 編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诗词曲词语杂释

林 绍 德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成都

责任编辑：彭高琳

封面设计：李文金

诗词曲词语杂释

林昭德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mm 1/32 印张5.5 插页2 字数102千

1986年3月第一版

1986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050

书号：9118·45

定价：1.05元

序

读完这部十万字的书稿，我很自然地想起了王荆公的诗：“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著者林昭德先生，以年老多病之身，在六七年间工作之余，寒暑无间，弋钓群书，从千万字以上的诗词曲取材，写成这一百二十多条词语考释。无论初建新义，还是补正旧说，都经过认真的分析归纳，的确费了艰苦的功夫。其中多数的词条，在《中国语文》等刊物上发表后，虽然受到读者赞许，但林先生深自谦抑，不即视为定论，在这次编集成书时，又作了多处增删。只要是从事过同类型的研究者，是很理解这种著作过程和著者的态度的。

研究与雅言通语相对的俗语方言，本是训诂学的重要内容。汉代扬雄的《方言》，是划时代的不朽著作。但在这以后，长期未能充分发展。许多俗语方言，当时没有搜采训释，一些被使用到书面语言中而流传下来的，后人往往不懂。欧阳修读束皙的《饼赋》，对晋人所说的一些面食究竟是什么东西，已无法理解，大为感慨。宋朝人对前代文学作

品里的俗语方言间亦措意，在好些笔记和诗话里，有零散的记载和考释。明朝人也继承了这种研究方式，如杨慎、胡应麟、胡震亨等人的著作中，都有较多的有关条目，可是没有取材于诗词曲而训释俗语方言的专书。虽有研究俗语方言的专著，如李实的《蜀语》之类，却未用诗词曲中的材料来贯通古今，互为印证。清朝是训诂学取得卓越成就的时代，但如戴、段、王氏父子以至俞樾、孙诒让等学者、精力尽瘁于群经诸子，对唐宋以来文学作品中的俗语方言很少留心。直到本世纪初，民主革命的浪潮冲进了文学领域，古典的俗文学才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便是两座巨大的里程碑。在这种新的学术环境下，才逐渐出现了以研究古代文学作品中的俗语方言为对象的专书。徐嘉瑞的《金元戏曲方言考》得风气之先，张相的《诗词曲语辞汇释》则为空前的巨著。近三十年来，蒋礼鸿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王锺的《诗词曲语词例释》等数种，各自标能擅美，取得可喜成就。然而，这片研究领域，现在仍然处于初步开垦的阶段，需要更多的人来耕耘，只要“勉力务之，必有丰殷。”林先生的这本书，就是很好的证明。

林先生在本书中的词语考释，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诗词曲中的四川方言例释。我们在川言川，综观这一类词条，实胜李实《蜀语》、李调元《方言藻》一筹。李实说：“实生长蜀田间，习闻蜀谚”（《蜀语序》）。话虽这样

说，但他的《蜀语》全书五百七十余条中，南北通语却超过半数。而林先生所释各条，选择精严，确是地道的四川土货，避免了李实滥收的毛病。更可喜的是林先生释义的准确，一般都优于前人。如释“湾”为“指船停泊或靠岸”，释“决（掘）”为“骂（人）；父兄恶颜厉色地教训自己的子弟也叫“决”等，引据广博，辨析精到，故使读者感到犁然有当于心，不可移易。引据近古诗词以证俗语方言著为专书，李调元的《方言藻》虽开先路，但细加对照，《方言藻》每条只举一二例或二三例，而林先生征引之繁富，真不愧为后来居上了。

林先生所释的另一类，则为诗词曲词语杂释，似以补订张相《诗词曲语词汇释》为主，兼及他家。现只举一则为例：

儿家、儿：（女性）第二人称代词。

儿字，除去张相提出的可以用作自称之外，确乎还有第二人称这样一种用法。这里的“家”字，不作名词用，是一个助词；这个助词放在人称代词的后面，如“奴家”、“咱家”、“洒家”、“君家”等等。

陈三聘《浣溪沙·元夕后三日王文明席上》：“帘押低垂月影疏，梅枝和雪玉相扶。儿家春信入来无？半堕宝钗慵览镜，任偏罗髻却拈书，琴心谁与问相如？”这里的“儿家”、是对词中所描写的女人的称呼。徐仕俊《络冰丝》、《北雁儿落带得胜令》：“说甚么夜拈凉滚将明月珠，说甚么晓生寒摘了菱花蒂，便做笑谈闲

玉屑霏，那里讨转眼处金梭掷。似你个当户染春机，愧煞络丝娘窗下啼。喜儿家妙手才无匹，你可也伊丝带有余。”这里的“儿家”是剧中人沈约对仙女的称呼。汤显祖《牡丹亭·闺塾》：“《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没多些，只‘无邪’两字，付与儿家。”这里的“儿家”是杜丽娘的老师，用来称呼杜丽娘的。乔吉《折桂令·西湖忆黄氏所居》：“多时不到儿家，想绳挂秋千，弦断琵琶”。这里的“儿家”，似乎也是作者对他所忆的黄氏的称谓，只是“家”字不再作助词用了。

这一例看似寻常，实亦不易。一般人读到上举词曲时，往往忽略过去，难得林先生不为成说所囿，细心寻绎，乃出新义。至于书中还有些向来无人解释的新收词，如“华夷”、“拍塞”、“乞与”诸条，都很精当。

象林先生这样的研究成果，不仅是当前的需要，而且更是长远的需要。汉语史和现代方言的研究，字典辞书的编纂，需要这样的研究成果，无须赘言。对于诗词曲文学的研究，更有这个需要。古人注释文学作品，注意依据字书训释雅言，征引经史疏证典实，但于俗语方言多从阙略。李善注《文选》中任昉《奏弹刘整》，对文中引录的那篇白话诉状，没有加一字注释。唐宋以来文学作品的众多注释，除了象杜甫诗这样大家作品中的俗语方言被人们重视外，其余的便鲜有顾及。有的解释，则是望文生义的想当然。如林先生讨论到的例子，把东坡《江城子·玉人家在凤凰山》里的

“弓弯”注解为“美人足”。我还看到有讲妇女缠足的文章，也扯这句词来作证。这类不正确的解释，虽在某一本作品注释中只是少数，但如从若干本中搜集起来，却是很大一堆，讹误相传，必然对古典文学研究的发展，起着阻碍的作用。近三十几年来的古典文学研究，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有某些动辄万言的长篇大论，尽管引经据典，立脚仍在虚空，甚至妄腾口说，不惜厚诬古人，以图取宠一时，这便是“左”的影响的明证。具有实事求是精神的理论水平很高的古典文学论著，当然是可贵的。但是，“九成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要在古典文学的研究中尽精微，致远大，必须以语言的研究为基础，首先得把一个个的字看清楚、认清楚、讲清楚。因此，我认为林先生这本脚踏实地的书，不仅在当前很合时宜，而且对今后的古典文学研究也有所裨益。

范文澜同志有两句话说得很好：“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须无一句空。”写林先生这样“有书为证”的条条，确实比写那些空泛的论文苦得多，难得多。何则？借用《文心雕龙》的话来说，那就是“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呵！林先生早年从学于冯沅君、陆侃如、徐中舒诸先生，解放后的几年中从事川剧的整理和创作，尔后长期讲授古典文学，他写成这本书，实亦有其必然。这本书中的具体问题，容或有待商量之处，但他不以老病为累，孜孜不倦，兀兀穷年，一点一滴地积累有益于子孙后代的成果，这种精神对广

大读者和我都起着鼓舞的作用。唯愿林先生却病延年，逍遥于词山曲海之间，续有考释，作出更多的贡献。

徐无闻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缙云山下

目次

一

一合.....	1	坐(一).....	16
一和.....	2	坐(二).....	18
马.....	3	住坐.....	18
下嗑子.....	4	把把.....	20
乍.....	4	怪.....	20
头面.....	6	侧.....	21
白雨.....	6	线鸡.....	22
向火.....	7	放流(溜).....	23
好.....	8	兜鞋.....	24
好生.....	10	咱、咎、嚒、嘛.....	25
行头.....	11	紧.....	26
收拾.....	12	能.....	27
早起.....	13	料(料).....	28
希.....	14	添.....	29
问.....	15	乾.....	31
决(掘).....	16	婆娘.....	32

偏钱·····	33	湾(弯)·····	39
盘缴·····	34	稍瓜·····	40
麻查、麻茶·····	35	摆子·····	41
趁·····	35	煞·····	42
铺·····	36	檐·····	43
短·····	37	噉·····	44
散·····	38		

二

一(一)·····	46	支分·····	62
一(二)·····	47	不数·····	63
一自·····	48	手似捞菱(铃)·····	64
一从·····	49	边·····	65
儿·····	50	打叠·····	67
儿家、儿·····	51	打当·····	68
兀·····	52	次·····	68
下·····	54	向·····	70
小年·····	55	好生·····	72
乞与·····	55	行看·····	73
弓弯·····	57	打撑·····	74
从·····	58	早晚·····	75
分·····	59	交亲·····	76
见·····	60	在城·····	77

华夷·····	79	卧(三)·····	105
伊余、伊予·····	81	娅姹·····	107
别·····	82	軻峨·····	108
问·····	83	点酒·····	108
决·····	84	按酒·····	109
决决·····	85	迷奚·····	110
掐扎·····	86	刺塔·····	110
波吒·····	87	险、险些·····	111
诤吒·····	87	临无地·····	112
宝马·····	88	独速、羴𦍋·····	116
直(一)·····	90	测测、惻惻、侧侧·····	118
直(二)·····	91	破(一)·····	119
直(三)·····	91	破(二)·····	121
拍(一)·····	92	积渐·····	122
拍(二)·····	93	展草·····	123
拍拍·····	95	裁·····	125
拍塞·····	97	接·····	126
拔刺·····	98	断·····	127
政·····	99	排·····	128
枅·····	100	採·····	129
看·····	101	勒措·····	131
卧(一)·····	103	偃侧·····	132
卧(二)·····	104	遍·····	134

霏霏·····	136	疑·····	139
霏历、霏歷·····	136	窑变·····	141
骗马·····	137	簪沙·····	142
黑风·····	138	饕·····	142

附 录

也谈“按”字新义·····	144
“骖驔”释义商榷·····	150
“变鸣禽”释义商榷·····	154
“纤纤月”语意新探·····	158

一合（读哈hā或hà）

一会儿。

四川口语中广泛地流行这个词。有些地区读音为“一和（音近火）”；另外一些地区如威远、自贡市等处，读音“一哈”。由于地区不同，读音略有转变；因此在书面上就有两种不同的写法。但词义都作“一会儿”解释。这种情况从唐诗和元曲中就看得见了。

①（唐）白居易《柘枝妓》：“平铺一合锦筵开，连击三声画鼓催；红蜡烛移桃叶起，紫罗衫动柘枝来。”“一合”就是一会儿的意思。②（元）石君宝《曲江池》第三折“耍孩儿”曲：“（正旦带云：）他有钱呵！（唱）一家儿簇捧做胸前肉。（带云：）他没银呵！（唱）半合儿憎嫌做眼内钉，早把倒宅计安排定。”这里为什么用“半”不用“一”呢？在强调时间之短暂。③（元）宋方壶《一枝花·妓女》：“起初儿待要成欢会，教那厮一合儿昏撒，半霎儿着迷。”④（元）无名氏《〔正宫〕端正好》“滚绣球”

曲：“俺这里笑一合，利名场朗然识破，没来由为儿女劫劫波波。”⑤（元）无名氏《昊天塔》二折“红绣鞋”曲：

“（正末唱：）一个将眼角觑，一个将脚尖踏，好着我半合儿倏倏杀。”⑥（元）无名氏《气英布》三折“剔银灯”

曲：“咎则道舌刺刺言十妄九，村棒棒呼么喝六，查沙着打死麒麟手，这半合儿敢骂遍了诸侯。元来他骂的也则是乡间汉，田下叟，须不共英雄辈做敌头。”⑦（元）无名氏《神奴儿》二折：“一合儿使碎我心，半霎儿忧成我病。”

这几处“一合儿”都是一会儿的意思。“合”读“哈”音。

一和

一会儿，一阵子。

四川口语中，比较普遍地使用“一和（读音近火）”这个词；比如说，“我到他家去找他，他不在；我在那里等了一和，他就回家了。”又如：“礼拜天，我们到公园去耍，还进茶馆喝了一和茶。”

①（宋）黄庭坚《鼓笛令》：“副靖传语木大，鼓儿里，且打一和，更有些儿得处啰，烧沙糖，香药添和。”

②（宋）无名氏《谒金门》“休只坐，也去看花则个。明日满庭红欲坠，花还愁似我。索性痴眠一和，凭个梦儿好做。”

（见《全宋词》）一和，就是一阵子。③（元）滕玉霄《普天乐》：“我爱青山共流水，游一和困在苔矶，落花啼鸟，一般春意，归去来兮。”（见《梨园按试乐府新声》）④（金）董解元《西厢记》卷一《木兰花》：“店都知，说一和，道：‘国家修造了数载馀过，其间盖造的非小可，想天宫上光景，赛他不过’。”⑤（元）高文秀《赵元遇上皇》一折：“官人清似水，外郎白似面，水面打一和，糊涂做一片。”“一和”义均同前。⑥（元）睢玄明《〔般涉调〕耍孩儿·咏鼓》：“做院本把我拾掇尽，赴村戏将咱来擂一和。”（见《全元散曲》）这是“鼓”在自述，他说到村子里去做戏时，将他擂打了一阵。⑦（明）高明《琵琶记》第二折《瑞鹤仙》：“十载亲灯火，论才高绝学，休夸班马，风云太平日，正骅骝欲骋，鱼龙将化，沈吟一和，怎离双亲膝下。”“沈吟一和”，是说暗暗地考虑了一阵子。

马

四川口语里使用这个词，比如说把这堆砖马起来。通常写做码；作动词用，也用作量词，与“堆”的意义有区别。

①（元）无名氏《单刀劈四寇》头折：“（张济云：）将军，想太师这几年光景，时常成马家金银段（缎）匹送将来，道他异日要兴兵。”②无名氏《单刀劈四寇》头折：

“董卓在日，成马家金银段匹送与他。今日故来索战，替董卓报仇。量他到的那里也！”③（元）无名氏《紫泥宣》头折：“就与李克用五百道空头宣，五百面金银牌，五马金银，加他做忻、代、石岚、雁门关都招讨破黄巢天下兵马大元帅。”

下 嗑 子

嘴的下扇，叫下嗑子。

四川方言里还使用这个词。把家畜中的鸡鸭猪狗之类的嘴，叫嘴嗑子（其它鸟类兽类的嘴，也可这样叫）。也写作嘴壳子。

（元）纪君祥《赵氏孤儿》楔子：“提弥明一瓜撻打倒神獒。一手揪住脑杓皮，一手搬住下嗑子，只一劈将那神獒分为两半。”这里的“下嗑子”就是指那只恶犬——神獒之嘴的下扇。

乍

张开。

是“簪沙”一词中“簪”字的借用字，单用，义未变。四川方言读zhā。四川地区流行较广，汉中地区也流行这个